

老马 | 三维朝鲜: 3DPRK: 来自朝鲜的肖像

2015年12月13日—2016年2月20日

艺术家自述

“我出生在南斯拉夫，那里原来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生平第一次一个人出国，我去了古巴，后来又去了俄罗斯。现在，我在中国已经住了三年。因为最近的拍摄计划，也就是‘三维朝鲜’，我又去了北朝鲜。大部分人对这几个国家的认知差不多都是拾人牙慧的。我们对朝鲜人的描绘要么是好莱坞电影里枪口所向的敌人，要么是报纸上提炼出的受苦受难或好斗成性的形象。

“不管是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来说，一个国家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越容易怀疑和误会那里的人们。媒体对北朝鲜的格外关注也使得朝鲜人的形象更为模糊，结果我们在报纸上能看到的朝鲜人就只有千人一面的行进中的士兵。高丽工作室邀请我去北朝鲜进行拍摄，我并不想把电视上老生常谈的故事再复述一遍。

“我对这种现象的反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决定采用三维摄影，因为我想尽量贴近我所遇到的人。关于北朝鲜的讨论往往过于简单化，谈到的都是没有姓名、千人一面、一群一群的人。

我想反其道而行之，将人一个一个单另出来，忽视群体，让这些个体具有面目和个性。用三维，你就能尽量地贴近，近到好像进入了他们的私人空间。

“对北朝鲜的描绘偏于两极分化：要么是耸人听闻的妖魔化，要么是毫无根据的理想化——两者都抹杀了住在那里的真实的人。与此相反，我想要关注的是每个社会的核心组成——人，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与之共鸣的人。看起来很简单，但很快我就明白了为什么类似的计划并不多见。

“每个摆拍的肖像作品都需要通过交流建立信任。虽然人们通常不信任外国人，还有语言的障碍，我们还是设法建立了信任。翻译的帮助，甚至是感兴趣的旁观者，都让我得以避开西方摄影师在北朝鲜常有的问题——和摄影对象之间缺乏直接的互动或解释。

“这次拍摄的100多张肖像作品中，有一位学滑冰的拳击手，一个在森林里画画的学生，还有一名钢铁联合企业的工人。他们是被这个世界忽视的人，因为他们既不符合北朝鲜国内对强大而成功的朝鲜的宣传，又不符合朝鲜在国际上只能因其罪行被人斥责或因其贫穷受人嘲笑的形象。这种反差我完全不管，我想做的只是呈现出我在北朝鲜遇到的真实的人。”老马

+ + + + +

制作人的话

“我们请其中一位北朝鲜向导做我们的技术助理，所以他需要学习操作闪光灯。他对这项任务非常投入，还因此有点趾高气昂，对新学到的知识感到很骄傲。他会向拍摄对象详细解释拍摄的过程，因为他们在第一次闪光灯亮起后就本能地想马上跑掉。

“当然，有很多反映北朝鲜真实生活的场景是没有拍下来的。有位在农场工作的老人一拍完照就马上脱掉了身上的夹克，看得出来他轻松了很多。老马求向导说：‘我能拍一张他不穿夹克的照片吗？’向导回答说：‘不行，不行，不穿制服拍照太丢人了，他不会答应的。咱们走吧！’

“解释拍摄过程的时候，拍摄对象会紧张得咯咯笑或是扭来扭去。可是照相机一准备好，笑容常常就消失了。路过的人会好奇或是怀疑地看着我们这一行人，也有人很想参与进来。在为期十天的拍摄过程中，我们慢慢建立起一种节奏。向导老是催促我们，不想引人注目。但老马很想尽量多拍几张，所以在向导们容许的范围内，会尽快地完成工作。” Vicky Mohieddeen, 高丽工作室